

数百封家信 一个上海女人 20 年的香港沉浮往事

——《素锦的香港往事》编辑手记



8月20日,中华书局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素锦的香港往事》,在上海书展上举行新书发布会。《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以素锦和妹妹素美在1956年至1976年之间的482封真实通信为基础,讲述了因生计所迫流落异乡的女子素锦在香港20年的日常生活以及期间所历经的艰难与悲喜。以下内容为本书责任编辑的手记,为读者介绍了本书推出的过程。

第一次看到“素锦”这个名字,是在微博。一个名为“阁楼上的安妮”的博主,写下了自己阅读《读库》(2202)里一篇名为“素锦的香港往事”文章的感受。虽然文字不长,但直觉是自己喜欢的文章,于是立刻下单《读库》,一口气读完。

素锦是上海人,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做了舞女。结识章先生后,陆续生下3个孩子。章后来带着原配一家去了香港,素锦百般无奈之下,于1956年只身赴港,3个孩子由妹妹、妹夫照顾。素锦在港省吃俭用,把钱源源不断地寄往上海。文章以素锦和妹妹之间的真实通信为基础,描述了素锦在港20年的生活。

我想,这篇文章只有四万余字,应该有扩充的空间,毕竟,文中提到,素锦与家人的通信有好几百封,几十万字。随后在同事的帮助下,我联系到刘涛老师和百合老师。现在都还记得,202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百合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关于素锦,关于彼此,关于读书,聊了很多。那

是我们的第一次通话。

刘涛作为收藏家,对于书信、契约、账本的收藏情有独钟。素锦的书信就是他在上海逛文庙的时候发现的。《读库》版的篇章结构是由刘涛和百合共同商定后,最后由百合执笔,把素锦在香港的生活按主题以横截面的形式展现。在此次单行本的写作过程中,由于篇幅许可,大家讨论后决定以时间线纵向推进,这样能够看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并呈现家庭内部更多细节,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更立体的素锦。

2022年的最后一天,初稿完成,到了我这里。为了对素锦在香港20年的生活有更直接的感受,我们一家打算利用寒假去一趟香港。

在香港,我入住的酒店在北角,因为素锦曾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2015年夏,我曾在香港中华书局工作过两个月,也是在北角。感觉冥冥中似有特别的缘分。这次住的酒店的长廊里摆放着很多塑胶花。若不是因为素锦的故事,我还不知道塑胶花与香港的渊源。可以说李嘉诚的第一桶金就是开办塑胶花厂获得的。素锦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塑胶花厂做工。

在香港的几天,我从北角码头坐船去尖沙咀,体会素锦在小姑姑家住得烦闷时去看海的感觉;我在铜锣湾的繁华街道四处寻找素锦最终买下一间公寓的轩尼诗大厦;在时代广场旁边一个破旧的楼前,反复确认这就是素锦曾经住过的波斯富大厦;我从铜锣湾坐叮叮车去了跑马地,想

看看素锦打工的饭店还在不在。

我在北角附近闲逛,看到邮局时会想,这里是不是素锦常常给上海的孩子们寄东西的地方?看到教堂时会想,素锦是不是周末会来这里做礼拜?看到剧院时会想,素锦和章先生是不是在这里看的电影呢?看到菜场时会想,这里是不是素锦日常买小菜的地方?

审读《素锦的香港往事》稿件的过程,更像是一次关于香港史的学习。20世纪初的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20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开始繁荣。素锦在香港的20年,从李嘉诚的第一桶金到香港经济的腾飞,从香港的房价飙升到1973年的香港股灾,从1962年的香港水荒到令人闻之色变的台风“温黛小姐”,桩桩件件都影响着素锦的生活。此书不仅仅是素锦个人生命史的片段,也是研究香港城市史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

在稿件的审读终于告一段落时,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的审读意见。我们找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张俊义老师,他是香港史专家。看完稿件后,张老师不仅写了中肯的意见,还说这个事实在太打动了,未来有机会一定会向影视公司推荐。

没想到的是,很快著名演员、导演陈冲就找到了我们。2023年5月20日那天上午,我和百合在陕西南路的一个露天咖啡厅见到了陈冲老师。关于素锦的人生及她的时代,素锦身上那些“非常上海女人”的地方,陈冲当然比我们更懂。陈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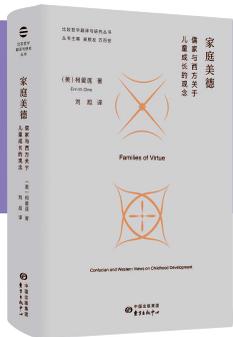
《素锦的香港往事》编辑、作者与陈冲合影

对着素锦的信件,反复摩挲,惊叹不已。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素锦,她甚至把素锦当年看过的电影《飞女怀春》都找来看了一遍。最让陈冲着迷的,应该还是素锦的个人成长。生活的揉搓并没有让素锦沉沦,她反倒是从跌到底的人生中更深刻地洞察了世事。陈冲感叹素锦不仅阅读那个年代的通俗小说,如《琥珀》等,她还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支撑素锦度过人生很多艰难时刻。难怪素锦信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颇有智慧的“做人之道”。

与陈冲分手时,看着她的背影在林荫道中慢慢远去,我真的产生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也许,素锦的故事未来真的会被搬上大银幕。 马燕

婴幼儿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一生

——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观念的深度对话



作为上海书展系列活动之一,8月19日,在中版书房长宁店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比较哲学与跨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活动。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古已有之,而现今则是人类史上更大的文化交流时代,平等地看待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价值和意义,有利于文明互鉴和发展。

东方出版中心为读者带来的“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收录了多部佳作,新出的有汉学家柯爱莲教授的《家庭美德: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观念》。该书译者刘旭博士为本报撰文介绍。

本书原作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主题是中西方哲学关于儿童道德培养与发展的不同思考。原作者柯爱莲(Prof. Erin Cline)教授认为,儿童的道德培养,尤其是生命最初几年(包括母亲怀孕期间)的道德培养对儿童长大成人以及整个生命历程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并非仅仅关乎个体的幸福,而且与社会的繁荣、美好生活,国家政治的良好运行都息息相关

关。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相互支持,且细腻敏锐、回应积极的照护是儿童的道德培养至关重要的前提。而其中,母亲的角色尤为关键,这并非说父亲的重要性比母亲低,只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来看,母亲在照护孩子的工作中通常承担更多。据此,通过多个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的考察,如《诗经》《论语》《孟子》《荀子》等,并在系统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基础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黑格尔,直到当代女性主义以及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柯教授认为,早期儒家关于儿童道德培养的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是合理且丰富的,更重要的是,早期儒家对于儿童生命早期道德培养的重视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是具有建设性的,因为这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补充西方哲学在此方面的长久缺失,而且能够用来促进西方文化与实践政策层面的变革,这一论点得到了她所引证的在欧美多个国家成功实践的NFP计划的证明。

NFP(即Nurse-Family Partnership)是一项由护士推进的特殊家访计划,由大卫·奥兹(David Olds)发起,迄今已逾37年历史,旨在通过对童年早期的密集(干预)努力以及父母在塑造儿童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长期改善风险家庭的生活。该计划

为首次怀孕的低收入母亲提供公共卫生护士的家访服务,从怀孕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周岁左右。

要指出的是,在许多领域,NFP的方法与早期儒家关于亲子关系、道德培养以及家庭在创造和维持美好社会中的作用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NFP致力于促进独特的父母关怀,从我们考察的早期儒家思想家的角度来看,这为孩子的道德发展提供了基础。NFP研究的长期发现表明,该计划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家庭,这表明儒家的信念,即家庭内部培养的良好品质自然会延伸到社会。

NFP和早期儒家观点都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他们也至少有两个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首先,产前、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共同代表着干预一个人生活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时机;第二,父母在通过他们提供的照护对塑造孩子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NFP与柯教授研究的早期儒家思想家对父母和孩子的修身过程都感兴趣,他们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努力加强家庭和社区内的照护和支持关系是解决一些最棘手的社会问题的最成功方法。这些方法与那些主要侧重于提供经济援助或为个人提供支持而不寻求家庭与社区支持的方法形

成了鲜明对比,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能会比这些方法更有效。

对许多早期儒家思想家来说,关注儿童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和几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道德倾向和反映的开始,比如脆弱的萌芽,需要最大地保护、照顾和培养。西汉文学家贾谊对产前培养的描述及其对道德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我们将在书中看到,他倡导产前培养的一些原因与NFP在招收孕早期女性的原因产生了共鸣。NFP和大多数其他的早期儿童干预计划在这些早期儒家思想家的观点中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童年早期——从产前到上学的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是以后生活中行为、幸福和成功的基础。”与NFP一样,一些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这一时期作为干预儿童生活的时机,具有更大的成功潜力。

除了强调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独特性和关键性之外,NFP和早期儒家思想家还进一步强调了早期亲子关系的作用。当孟子写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时,他描述的是婴儿的一种可观察到的反应,他认为这表明了巨大的道德潜力,在区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他展示了一种意识,即我们与孩子互动和照顾孩子的

方式是独特的,孩子对父母的反应也是独特的。NFP试图干预父母的生活,因为他们意识到父母在影响子女生活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反之亦然。

柯教授这本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伦理学,从研究进路与方法上来看是一本比较哲学著作,从内容上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归为目前正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家哲学,若是再细分的话,可以说是儿童哲学;从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来看,本书是性别研究的一本代表作——因为女性视角是本书的核心切入点,她对在此之前的女权主义著作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反思。在此领域,国内目前还没有如此细致的研究著作,也还未看到该类研究兴起的迹象,但书中谈及的问题确实是任何文化传统都会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因此将这样一本视角独特、材料充实、论证严谨、且对当代人类文化颇具批判性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颇具价值。不得不提及的是,本书的写作在哲学书中并不属于艰涩难懂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本书思路清晰、主题明确、语言流畅,而且因为研究主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本书不仅对家哲学的研究产生理论的影响,而且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将发挥建设性的作用。